



徐莹摄于2015年

在今年全国“两优一先”表彰大会上，浙江省常山县人民医院离休医师胡兆富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胡兆富老人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大小战役46次、26次立功受奖。老人深藏功名60年，他的孩子与同事只知道他当过兵，却不知道他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英雄。

六年前的“9·3” 采访老英雄胡兆富

□常山县公航运中心 徐莹



胡兆富珍藏的军功章（徐莹摄于2015年）

胡兆富（左）与战友李传信合影。他们曾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



老英雄胡兆富，被誉为“浙江常山的张富清”。2015年9月3日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，我作为常山县作家协会的一员，有幸采访了胡老英雄。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是：“我不是英雄，牺牲了的同志才是真正英雄。”

在此前联系采访时，老人已经拒绝过我好几次，说市、县媒体要来采访他，都被他拒绝了。这次上门，他都要“赶”我出门了，我突然想起老人的女婿与我父亲是同事，情急之下提了我父亲的名字，问他认识不。结果老人高兴地说“我们是老朋友”，这才接受了我的采访。于是，在胡老英雄家，我边吃午饭，边听他讲那过去的传奇故事。

我问老英雄有过什么功绩，他从房间拿出一个鞋盒，用手擦拭着上面的尘埃。老人打开盒盖，只见里面是20多枚军功章和纪念章，有的已残缺。他一个个拿起并向我娓娓讲述它们的故事。他拿着“人民英雄”的军功章对我说，当年他和战友李传信作为华东空军代表，还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哩。

战争是残酷的。“我们村里大概出来了10多个人，后来就我一个人活着回去了。”老英雄说完，陷入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向我讲述了一次最艰难和一次最感自豪的战斗。

在那次最艰难的战斗中，他和一个营的战友攻打鬼子碉堡，激战了4个多小时还未攻破。在敌人随时会反扑的情况下，战友陈金合抱着一个50斤重的炸药包，用前胸压着炸药包，整个人贴在倾斜的碉堡上，引爆了炸药，完成了任务。最后，营长带着只剩下不到20人的队伍，拖着伤撤出了战斗。回到团部，胡兆富发现，自己的三颗门牙已被打掉了。

还有一件高兴的事。“当我们亲眼看到鲁南军区的领导接受了一日本军官交出的屠刀时，全军沸腾了！”1945年9月，胡兆富所在的鲁南军区在滕州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。老人说，情绪激昂的战友们手举着长枪高声欢呼，脸上嘴上都乐开了花。这是老人在抗日战争中最高兴的事，也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。说到这里，老人手摸着下巴，换了个姿势，整个人都喜悦无比。

当时的我并没有很好地深挖老人的事迹；老人对好多照片、奖章背后的故事也没细细讲述。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他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赫赫战功：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，胡兆富先后参加过46次战役，26次立功受奖！

现在每每想到我是第一个采访老英雄的人，我都不胜感激，对老英雄也又添一份崇敬。

首触航拍器

□舟山市华丰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姚崎锋

年初，换了一家单位，我从事的日常工作比以前杂了，其中一项就是要经常拍照。拍照这个事，怎么说呢，手持的，还能凑和，高难度的就悬了。

新单位以修船为主。为了拍出好看震撼的画面，航拍的任务也便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，而我之前对此毫无实践经验。

单位里的航拍器是一台大疆MAVIC2，当时购置的费用在1万多元，也算是一个贵重的器材了，对我而言，压力巨大。简单看了说明书，查找了一些网页上的操作步骤，下载了应用程序，连接了手机，在开阔的平地上，开机、起飞、升降、转向，前后左右，战战兢兢中操作了一些基本的动作，无人机就向着码头上的船只上空行进了。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。

值得说明一下的是，船只的桅杆、上建及码头上的龙门吊机等形成高低起伏的障碍，在空间上构成杂乱错综的感觉，比起一般的拍摄环境，难度陡增，让我的内心无比不安。

按理，无人机操作一定要平稳放松，过渡自然。可我的手在抖，全身的肌肉也在抖，眼看它好像要撞到东西了，我一个紧急上升，顿时，镜头下的事物就小了，很显然，高度不能太高。镜头画面又超出了我的目标点位，我竟然找不到方向感了，慌乱之下，我胡乱地转了一下方向杆，虽然找到了镜头下的点位，但又搞不清它移动的方向感了。在重重的困难之下，我的眼睛总想望向天空中去寻找它，但那只是徒劳，心里更慌了，于是只能悬停在空中，在脑子里定一下位，再操作，拍张照片还凑和，但拍视频时，那就是磕磕绊绊，三步一停，更别提视频拍摄的各种技巧了，画面一点流畅性和美感都没有。不自觉中，无人机已经飞出了上千米远，我感觉已经无法控制它了，腋下的冷汗不自觉地渗了出来。这时，最担心的事情又来了，它提示电量警报，慌乱中，按着左下侧的方向指示操作，可它仿佛就是不听使唤，离我近了又远了，脑门上的汗都出来了，幸好还有一键降停功能，无人机在飞越了高高低低的障碍物上空后，终于停在了我的头顶上方，我终于让它下降到了地面上，我大舒了一口气。这一路的过程，百转千回，充满了坎坷与险情。

事实上，我在第二次的航拍过程中，无人机就很不幸地撞在了高高的龙门吊上，一瞬间机翼乱划的画面，再之后，任我怎么操作，就是没有动静了。我想这下完了，它肯定是掉进了海水里，这1万多元的钱就得自己赔了。我还不知如何定位搜寻它的最后位置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我爬上了60多米的龙门吊主控平台时，万幸的是，它就静静躺在那里，机身幸好无大恙，几对机翼磨损得惨不忍睹。之后，更换了机翼备件，它还能正常使用。

经过几次的尝试，我深深感知无人机不好操控，要想让它按着你的思路来，那就得多练习多琢磨，要胆大心细，多观察周围的复杂的环境，及时避险。事实上，对于操控无人机，我仍是一个“小白”。

难忘的记者岁月

□嵊州市港航服务中心 杨林水

这张照片（下图），摄于2009年7月中旬，我采访山东德州寻亲者。当时，我还在嵊州广播电视台（原嵊州电视台）工作。这年夏天，我带领一位摄像联合“大海捞针寻亲网”，远赴山东。我们乘上寻亲大巴，与嵊州、新昌和台州等地30多位寻亲者、志愿者，辗转于山东德州市、济南市、潍坊市和青岛市，利用我们掌握的线索，在当地寻亲志愿者协助下，走访了当地50多户农村家庭和10多户城市家庭，满怀热情地陪着白发苍苍、行动不便的寻亲者行走于齐鲁大地，致力于找回割断30多年的亲情。

可现实毕竟那么残酷，资料的缺乏，使得寻亲对象难以厘清，寻亲之路相当坎坷，浙东一带和山东德州一带的寻亲者因为多次未对上号而相拥痛哭、泣不成声。那时那景情何以堪，拿着话筒采访的我，面对当事人诉说的30多年来对于远方失散亲人的声声哭与喊，强忍着泪水……

1996年至2011年，我做了15年的记者，这是我人生丰富阅历中最有战斗力、最难忘、最幸福的15年。感恩15年中遇见的民生新闻战线的每一位同事。我们十多位战友应该为曾经的光辉历程自豪、骄傲，战友们的夜以继日接听、联系解决群众困难和紧张的节目拍摄制作画面历历在目，值得一辈子珍藏。

